



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

The Mayor

The Mayor

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

榮獲第一屆國家文藝獎 ◆ 翻譯獎

嘉德橋市長

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 · 湯瑪斯·哈代◆原著

吳奚真◆譯

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

The Mayor of

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

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



The M

The Mayo

Mayor of Casterbridge

榮獲第一屆國家文藝獎◆翻譯獎

嘉德橋市長



湯瑪斯·哈代◆原著

吳奚真◆譯

Mayor of Casterbr

idge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嘉德橋市長／湯瑪斯·哈代原著：吳奚真譯
——一版——台北市：大地出版社 2006〔民95〕
面：公分.--（大地叢書：014）
ISBN 978-986-7480-56-9（平裝）
ISBN 986-7480-56-2（平裝）

873.57

95014042

嘉德橋市長

作者	湯瑪斯·哈代	大地叢書014
譯者	吳奚真	
發行人	吳錫清	
主編	陳玟玟	
出版者	大地出版社	
社址	114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2段103巷104號	
劃撥帳號	0019252-9（戶名：大地出版社）	
電話	02-26277749	
傳真	02-26270895	
E-mail	vastplai@ms45.hinet.net	
美術設計	洸譜創意設計股份有限公司	
封面設計	洸譜創意設計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者	普林特斯資訊有限公司	
一版一刷	2006年8月	



定價：28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譯者前言

湯瑪斯·哈代 (Thomas Hardy) 在一八四〇年出生於英國道塞特郡 (Dorsetshire) 首府道柴斯特 (Dorchester) 附近的一個村莊。道柴斯特就是本書中的嘉德橋。他的父親是一名泥水匠工頭，或建築包工者，樂天知命，安於自己的營生，不肯接受妻子要他到大地方謀求發展的勸告；就一個鄉村包工者來說，他的業務算是很不錯了，有一個時期雇用十五名工人。在哈代的父親之前，他的祖父和曾祖父也是建築包工者。

哈代幼年時代身體不太健壯，八歲才上學，最初在本村小學就讀，一年後轉到道柴斯特的一所私立小學。十六歲離開學校，開始跟道柴斯特的建築師希克斯 (John Hicks) 做學徒。二十一歲前往倫敦，在著名建築師布洛姆斐爵士 (Sir Arthur Blomfield) 手下做事。五年後，又回到道柴斯特，協助他從前的師傅從事教堂改建工作。

他的早期生活有兩個突出的特點：喜歡讀書；對音樂特別敏感。喜歡讀書是受了母親的鼓勵，愛好音樂則來自家族的遺傳。他的父親、祖父和曾祖父都曾在教堂為唱詩班演奏。在很小的時候，他的父親就教他拉小提琴。他是個早熟的孩子，剛會走路就開始閱讀書籍。他的母親是個非常喜好讀書的人，教他讀很多書，但是那些書不是一般兒童的讀物，例如，還不到九歲，母親就教他讀朱艾敦 (Dryden) 翻譯的羅馬詩人魏吉爾 (Virgil) 的詩集。他的拉丁文很有根底，對於拉丁古典作品始終喜愛。在學徒期間，他學習希臘文，能閱讀荷馬史詩和希臘悲劇的原文。他對於英國文學作品，涉獵甚廣。他也

熟讀聖經，特別喜愛「詩篇」。到了倫敦之後，除掉晚間在王家學院修習希臘羅馬的語言和文學之外，又培養一些新的興趣：他對美術館的繪畫做有系統的研究，並且時常看戲，尤其是莎士比亞的戲劇，看的最多，每次都是手裏拿著原著；狄更斯的作品朗讀，他也去聽。他在早年雖然從事建築工作，但是在不知不覺中已經為後來的寫作生涯做了準備。參與教堂重建的業務，更豐富了他對於當地古蹟名勝的知識。他在建築學方面所受的訓練，對於他的寫作，尤其對於他的小說的結構，很有幫助。他把情節、性格描寫、背景、和主題都視為一些互相依存的要素，當作一個和諧整體的各個部分加以考慮。

哈代的寫作生涯，以寫詩開始，不過他早期的詩當時都未出版，多年之後才把其中的一部分發表出來，也有一部分零星地在他的小說中加以引用。他二十七歲開始寫小說，三十四歲毅然放棄建築師的工作，專心寫作。他的第一部出版的小說是「無望的補救」(Desperate Remedies, 1871)，後來陸續出版「在綠樹下」(Under the Greenwood Tree, 1872)。「一對藍眼睛」(A Pair Of Blue Eyes, 1873)。「遠離塵囂」(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 1874)。「艾塞爾伯特之手」(The Hand Of Ethelberta, 1875)。「還鄉」(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1878)。「司號長」(The Trumpet-Major, 1880)。「一個淡漠的人」(A Laodicean, 1881)。「塔上儷影」(Two on Tower, 1882)。「嘉德橋市長」(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 1886)。「林居人」(The Woodlanders, 1888)。「德伯家的黨絲」(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1891)。「無名的裘德」(Jude the Obscure, 1896)

和「摯愛的人」(The Well-beloved, 1897)。除了這十四部長篇小說之外，還有四部中篇和短篇小說的集子。讀者如果讀了「還鄉」、「德伯家的黛絲」、「無名的裘德」、「嘉德橋市長」和「遠離塵囂」這五部書，便可以對哈代小說作品的特質得到一個概括的認識。

他在「黛絲」和「裘德」這兩部小說裏，對於當時社會的禮法和道德標準加以挑戰性的漠視和攻擊，使得許多衛道之士群起而攻之。他之寫作小說，當初完全是爲了謀生，一寫就寫了將近三十年，快到六十歲才擱下小說家的筆，致力於寫詩，先後出版了「維塞克斯詩集」(Wessex Poems, 1898)，「過去與現在詩集」(Poems of the Past and Present, 1902)，「時間的笑柄」(Times Laughing Stocks, 1909)，「環境的諷刺」(Satires of Circumstances, 1914)，「幻想時刻」(Moments of Vision, 1917)等詩集。他的詩劇「皇朝」(Dynasts, 1904)出版第一部，一九〇六年出版第二部，一九〇八年出版第三部)以歐洲的拿破崙戰爭爲題材，設計宏偉，執行精巧。

哈代在三十四歲那年(一八七四年)和艾瑪·吉福德(Emma Lavinia Gifford)結婚。他們是經過四年的戀愛才結婚的，最初過得很快樂幸福，但是兩人性格相反，哈代生性恬淡，不喜交際，艾瑪卻愛熱鬧，喜好社交，兩人終於成爲一對怨偶。艾瑪在一九一二年去世。兩年之後，哈代續取會爲他擔任秘書工作的弗洛倫絲·達格岱(Florence Emily Dugdale)，時年七十三歲。這位續弦夫人和他的年齡相差將近四十歲，協助他的寫作工作，對他的晚年生活照看得很好，後來並且撰寫哈代的傳記。

哈代始終不喜歡倫敦和其他大城市的那種虛飾。除了有時前往倫敦小住和到歐洲大陸旅行之外，他一生中大部分時間是在道塞特郡度過的。一八八三年，他自己設計，在道柴斯特之東一哩外的麥克斯門（Max Cate）營建新居，那就是他的終老之所。他一生酷愛自己的故鄉，並且在作品中把那片地方化為文學上的一個不朽王國——「維塞克斯」（Wessex），其範圍大致相當於古代西撒克遜人（West Saxon）的王國「維塞克斯」。他早年從自己家鄉吸取許多永難忘懷的經驗，後來經過想像力的一番重新創造，而構成文學園地的珍品。自然景物、歷史遺蹟、地方軼事、宗教活動、音樂跳舞，以及老一輩人的回憶、本地的迷信和傳說，都成了他取用不盡的寫作資料。

在他的晚年，各地的仰慕者不斷前來訪晤，青年作家對他表示高度的崇敬，他被尊崇為當時在世的最偉大的作家。他幼年只受過八年的基本教育，現在卻有三所大學頒贈給他文學博士學位，英國政府頒贈給他殊功勳章（Order of Merit）。他的第一部出版的小說「無望的補救」最初為麥克米倫公司（這家公司後來成為哈代全部著作的出版者）所拒絕，後來由丁斯萊公司出版，不但沒得到報酬，自己還賠上一些錢。「在綠樹下」也由丁斯萊公司出版，只得到三十鎊稿費。他在一九二八年逝世的時候，卻留下將近十萬鎊的遺產（當時一名女僕的全年工資是十二鎊）。國家為了他在文學上的偉大貢獻，決定把他的遺體葬在西敏寺，但是他的家屬知道，他本人生前的意願是死後長留故鄉。經過考慮之後，採取一個折衷辦法，一方面尊重國人的要求，把他的遺體火化之後，葬在西敏寺「詩人的角落」，另一方面，在火化之前，把他的心臟從遺體中取出，葬在故

鄉的史汀斯福教堂墓地，可以說是身在西敏寺，心在故鄉。

哈代的崇高聲望在生前已經奠定，死後更在不斷增長之中。在一八九六年，文學批評家戈斯（Edmund Gosse）認為小說家哈代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將與同時代的文壇鉅子史蒂芬孫和麥瑞狄斯在伯仲之間。但是，時至今日，史蒂芬孫（「金銀島」的作者）已經淪為兒童讀物作家，麥瑞狄斯的十五部小說中，只有三部仍在印行，而哈代的十四部長篇小說和四部中短篇小說，全部都在大量行銷。他的幾部重要小說，如「黛絲」、「嘉德橋市長」等，都被用作英國中學英文科的教材。前幾年我看到三篇有關英國出版界的報導說，平均說來，狄更斯和哈代小說的銷數仍然一直領先，超過任何當代的暢銷文藝作品，因為暢銷書來來去去，大都只能風光一陣，而那些文學典籍卻細水長流，歷久彌新，永遠擁有廣大的讀者。

哈代在一八八四年開始寫「嘉德橋市長」，翌年四月完成。那時候，正是他漫長一生的中期。作為一個小說家而言，他的能力已經達到高峰。而且，他的名聲已經建立起來，經濟方面有了相當基礎，可以無須接受出版家的壓力，從容寫作。這部小說的故事發生的地點，大部分是嘉德橋。嘉德橋就是哈代的家鄉道柴斯特，他童年和少年時代的遊息之地，在從事建築工作的時期，他的足跡遍及附近各地。在這部小說裏，他用畫家的眼光和手法，詩人的情懷，來觀察和描繪這個地區的一些具有特色的景物。他的描繪真實、清晰而生動，非有大師的技巧不克臻此。他之所以選擇這片地方作為背景，不僅因為他熟悉這些景物，也因為他覺得，在一個沒有戴上文明虛飾的社會裏，人性能被觀

察得更清晰，了解得更透徹。

哈代小說的情節，通常總是建立在一個三角的愛情關係之上，然後按照一個公式發展下去。往往有一個外來的男子，闖進維塞克斯的社會，攪亂了他們那種比較平靜的生活。這個外來的人，在教育程度和見識方面，比那些本地人為高，但是在道德和理想方面，則不如他們。即使在哈代的一些喜劇小說裏面，造成情節的初步錯綜的，也常是一個「闖入者」，愛上一個已經訂婚或已經被人追求的女人。當然還必須有一個優柔寡斷或用心不專的女人，才能造成那種錯綜。在闖入者出場之後，接著就發生了一連串的錯綜：意志的衝突，意外事件和抵銷意外事件的另一意外事件，和一些嘲弄性的人事滄桑，直到最後，一個或一個以上的主角因為遭遇失敗或悲慘的死亡而退出舞臺。

「嘉德橋市長」的情節，就是按照上述公式進行的。蘇格蘭人范福瑞就是闖入者，但並不是一個壞人。不論在愛情或事業方面他都無意傷害韓洽德，可是他所發生的作用，卻和其他悲劇小說中無品德的闖入者完全一樣。水性楊花的柳塞塔助紂為虐，幫助他達成那樣一個角色的任務。韓洽德剛剛由於蘇珊之死而脫除了一個使人煩惱的三角關係，卻馬上捲入另一個三角關係之中。韓洽德最初不願意伊莉莎白·珍同范福瑞結婚，後來又阻撓紐森認女，也造成一些錯綜。范福瑞同時追求兩個女人，如果不是伊莉莎白·珍生性與人無爭，可能使情節更趨複雜。哈代就是這樣地從陳舊的三角愛情關係演化出一個複雜的情節，其中充滿了引人入勝的事件，經常使讀者對於人事滄桑和時運有一種變幻莫測之感。

不過，「嘉德橋市長」並不是一部愛情小說，這裏面所出現的愛情都是很淺薄的。我們不可在本書中尋求哈代所擅長的對於女人天性的深刻分析，因為那不是本書的主題。

「嘉德橋市長」這部小說，可以說是主人翁韓洽德一個人的獨角戲，如作者在扉頁上所說的，這是「一個性格堅強的人物的故事」(a story of a man of character)。在以前的作品裏面，哈代常把重點平均分配在三、四個人物身上。在這部小說中，全書的興趣都集中在韓洽德一個人。從最初以一個捆乾草工人的身分出場起，然後達到事業高峰，登上市長寶座，直到最後，風水輪流轉，他又像來時一樣以捆乾草工人身分離開嘉德橋，在這全部期間，他一直控制著整個故事。

除了韓洽德，另外還有八個相當重要的角色，在那八個人中，范福瑞和伊莉莎白·珍都被刻畫得很成功，而蘇珊和柳塞塔，由於她們在情節中所佔的地位，當然也是主角。但是他們之中任何一個人都不會爲了自己的緣故而具有相當的重要性。從他們同韓洽德的關係看來，他們像是命運之神的一些工具，被用來撥弄韓洽德的。哈代對於范福瑞的處理，尤其恰到好處。

范福瑞有很多優點。可是，他缺少韓洽德所具有的那種深刻而強烈的感情。他是膚淺的。他很誠懇，心地善良，但是他對於性格和自己不同的人，完全不能了解。當他突然丟下伊莉莎白·珍而去追求柳塞塔的時候，他完全不知道前者在感情上受了多麼大的傷害。從他對柳塞塔之死的反應看來，可知他對她的感情是淺薄的。最重要的是，他不

了解韓洽德。雖然范福瑞所做的事情樣樣都很合理，可是他的行為往往發生一種殘酷的作用。他很含蓄，以自我為中心，從來沒有侵略性的意圖，可是他卻對於韓洽德造成了無以復加的損害。他的興起，並不能引起讀者的同情。相反地，讀者的同情卻始終牽繫於韓洽德的沒落。讀者並不覺得范福瑞特別令人喜歡，有些人會覺得他是一個乏味的人。實際上也許正應如此。哈代要我們間接地看范福瑞，換句話說，就是通過韓洽德的眼睛來看他。

伊莉莎白·珍代表英國維多利亞時代女性美德的典範。她的許多優美性質為她那秀美的外貌添加一種溫柔的魅力。但是她的沉默寡言和保守退讓，使她不能發揮太大作用。她和范福瑞一樣，是用以襯托韓洽德的綠葉。

蘇珊和柳塞塔在書中的重要性，不如范福瑞和伊莉莎白·珍，她們二人只是為韓洽德那些具有特殊作風的行為提供一些機會而已。

至於賣粥老婦、姚普、紐森、和惠特爾這四個人的特殊性質，僅在於發揮各人的有限作用，幫助這部作品的中心觀念的推演。

韓洽德是一個巨人；他比一般人更大，更厲害。這一點是他的性格的基石。他的行為和動機總是過分的，走極端的；由於這種趨勢，他的一些美德往往反而產生錯誤的後果。他誠實、公正、勇敢，但是這些美好的品質有時使他過於嚴厲，不能容忍旁人。他一旦做出某項決定之後，馬上全力以赴，而不顧後果。他的感情比其他人物都更為強烈。在公私兩方面，他都能明辨是非善惡，而且永遠執著自己的判斷。從另一方面看

來，如果一個人永遠自以為是，他常會做出一些使自己後悔的魯莽行為，而且使自己很難與那些不能達到他那些嚴格標準的人們相處。

韓洽德的另外一個更大的缺點，是過於自負。他直覺地以為自己比旁人都好。他的自負終於摧毀了自己。可是，他的偉大和能引起讀者同情之處，也正是這種自負。在他終於明白自己的錯誤的時候，他也不懇求恕宥。他永遠有勇氣承受自己的錯誤的後果。在本書的末尾，他遠走荒野，孤獨地死去，沒有向任何人求助，也沒有告訴旁人說他被人誤解。在這種情形之下，他終於建立一種道德上的優勢，使他顯得比那些拒斥他的人高出很多。

本書情節中有很多巧合，那些偶然的巧合發生了決定性的影響，播弄著主人翁的命運。現在只舉出幾個顯著的例子：韓洽德已經成為當地的一個重要人物，但在內心裏面卻非常孤獨寂寞，范福瑞似乎正是他所需要的填補空虛的朋友。可是，他剛剛開始陶醉在那個蘇格蘭人的友情之中，失蹤多年的妻女忽然出現，使整個局勢改觀。就在他的妻子回來的同時，舊情人柳塞塔又進入他的生活當中，不但未能為他帶來安慰，反而成為進一步的不幸之源。柳塞塔為了吸引韓洽德，鼓勵他向她求婚，請伊莉莎白·珍到她家裏去住，有一天范福瑞往訪伊莉莎白，她不在家，他卻對柳塞塔一見傾心，因而使伊莉莎白和她的繼父陷入悲慘處境。在韓洽德會晤柳塞塔希望就兩人的婚事達成協議的時候，教堂卻鳴鐘慶祝她對他秘密的一項婚姻；他的主要目的是請她幫忙延緩償付欠葛洛爾的債，而葛洛爾偏偏是她秘密結婚的見證人。韓洽德決定把舊信退還柳塞塔，委託姚

普代辦，柳塞塔的長時期的憂懼，本來就可以由韓洽德的慷慨而得到紓解了，結果那些舊信卻落入另一個男人手中，成爲新的禍根。

這三不幸事件似乎支持著一個論點，認爲在哈代的世界中，人類只是盲目的命運之神的傀儡。但是哈代顯然強調了另一種看法，他說本書是「一個性格堅強的人的故事」。如本書第十七章所引述的諾瓦里斯的話，性格就是命運。性格不能直接決定命運，但是它可以影響並改變決定命運的各種因素。與其說韓洽德是命運或機會的犧牲品，不如說他是自己性格的犧牲品。從本書的開頭幾章，就可看出韓洽德的悲劇已成定局。那場悲劇的展開，就是這部小說的精華所在。也許有人會提出不同的意見，認爲韓洽德在某一場合如果這樣做而非那樣做，在另一場合如果這樣做而非那樣做，……他就可以免於劫難。但是，「嘉德橋市長」之所以成爲一部偉大的小說，就在於韓洽德的性格被塑造造成如此這般，他所做出的反應只能是這樣的。任何旁人都可能做出其他反應，但是韓洽德不會。

麥克陶華爾 [Arthur Mac Dowall] 在「哈代：一項批評的研究」(Thomas Hardy: A Critical Study) 一書中說，哈代的作品中有兩個人物將在英國小說園地中永垂不朽，一個女的，一個男的，女的是黛絲，男的就是韓洽德。

哈代的文體是敘述、描寫和哲理三者的混和，文字典雅蘊藉，格調清逸脫俗。他是一個博覽文學典籍的人，所以在作品中旁徵博引，使用許多典故，譯者對於那些典故盡量加以注釋（在本書中，用阿拉伯數字標示的都是譯者所加的注解，哈代原注則用※號

標示)。

喜歡看人生悲慘的一面，是哈代的天性，他認為那一面是真實的。在他的筆下，人生充滿了莫測的變幻，微末的小事往往發生巨大的影響，可以把喜劇化為悲劇。他所看到的人生中的諷刺，或命運的播弄，是確實存在的——至少就他而言是如此的。在「嘉德橋市長」這部小說的末尾，伊莉莎白·珍終於獲得完滿的幸福，但是她仍然惴惴難安，認為「幸福快樂只是整齣痛苦戲劇中偶而出現的插曲而已」，這也正是作者對於人生的看法。

人們稱哈代為宿命論者，為決定論者，為悲觀主義者，這些稱呼多少都含有責難意味。哈代自己不喜歡被稱為悲觀主義者，他自稱是一個社會改良主義者(meliorist)。他在一九〇二年所做的辯解(A Pessimist's Apology)^①，似乎包含著相當的智慧：「簡言之，悲觀主義(或者更正確一點說，被稱為悲觀主義的那種態度)就是做一場穩紮穩打的遊戲。在這場遊戲之中，你不會輸，反而可能得到利益。只有持著這種人生觀，你永遠不會失望。因為已經設想到在最壞的情況中怎麼辦，在更好的情況出現時(這種情況是可能出現的)，人生就輕鬆得有如兒戲。」

在哈代八十一歲生日，有一百零六名青年作家聯名寫給他一篇致敬書，其中有下面的一段話^②：雖屬讚美之辭，卻不失為對於哈代的悲觀哲學的一個適當的評價：「你在你

^① 見弗洛倫絲·哈代所著的「哈代的後半生」第九十一頁。

^② 見布朗(Douglas Brown)著的「湯瑪斯·哈代」(Thomas Hardy)第二十八頁。

的詩和小說裏面，爲我們提供人生的一幅悲慘的景象，你憑著自己對於人類性格的熟悉來報導那種景象，用你的慈悲爲懷的幽默加以調劑，並且藉著你對於人類的苦難與忍受的同情使之變爲甘美。你的作品告訴我們，高傲的心能克服最殘酷的命運，即使在你向那種命運低頭的時候，亦復如此。……你在所有作品之中，曾經顯示爲傳統所孕育、由自尊心所支持的人的精神，歷經失敗而屹然存在。」

「嘉德橋市長」共有四種版：（一）連載的版本（該書最初於一八八六年一月至五月同時在大西洋兩岸的The Graphic和Weekly連載）。（二）一八八六年的單行本第一版。（三）一八九五年的全集版。（四）一九一二年維塞克斯版（Wessex Edition）。單行本第一版會對連載版本做了很多修正。全集版又做了一些修改。在維塞克斯版出版之前，哈代做了最後一次的校訂。維塞克斯版是哈代小說的定本，本書就是根據這個版本譯出的。

哈代的序寫於一八九五年，在一九一二年略加修正。

吳奚真

民國七十七年九月於洛杉磯

序

湯瑪斯·哈代

我要提醒尚未到達中年的讀者注意，在發生本書故事的那些歲月中，國內糧食貿易情況（本書的大部分故事是以那種情況為轉移的）所具有的重大意義，不是那些像目前這樣習慣於花六辨士就能買到一條麵包、並且看慣了社會大眾對於收穫季節天氣漠不關心的人們所能體會的。

本書所敘述的各個事件，主要是由三件大事產生的，那三件大事恰巧按照本書敘述的順序和大致相同的時間間隔，出現在那個叫作嘉德橋的小城及其鄰近地區的真實歷史之中。那三件大事就是：丈夫售妻、在穀物法即將廢止^①之前那段時期小麥收成的變幻難測、以及皇室人物訪問英國的上述地區。

本書的這一版，像前一版一樣，差不多有一章是任何一種英國版裏面本來所沒有的，雖然在連載版和美國版裏面，都有那一章。把那一章重新放進去，是應大西洋彼岸的優秀評判者的要求而做出的，她們強烈地主張，國內版刪去那一部分，乃是一種損失^②。有一些較短的小段文字和名字，在最初的英國版和美國版中都被刪除，現在那些刪

① 參看第二十六章注解^②

② 此處所說的在國內版刪除後來又重新放進去的部分，是第四十四章的大部分，也就是韓洽德帶看結婚禮物往訪伊莉莎白·珍那段故事。大西洋彼岸的「優秀評判者」指麗貝嘉·歐文（Rebekah Owen）姐妹。

除的理由已不存在，所以又都重新放進去了。

和我的任何其他描述維塞克斯生活的作品中的故事比較起來，本書的故事更特別是一個人物的事蹟和性格的寫照。有人對於第二主角范福瑞先生所說的蘇格蘭話提出異議；他的一位同鄉甚至宣稱，推德河（the Tweed）那邊的人絕對不會說出 warld、can-net、和 advairritment 之類的字。可是這位先生在對我加以指正時，他的發音在我這個南方人的耳朵聽起來，就和那些拼法所代表的語音完全一樣，所以我並不覺得他的批評是正確的，當時我們也沒再多談這個問題。大家必須記住，本書對於這個蘇格蘭人所做的描繪的著眼點，並不是蘇格蘭人心目中的蘇格蘭人，而是其他地區人們心目中的蘇格蘭人。我在本書中並未嘗試用語音學符號把他的全部發音顯示出來，正如我不必把那些維塞克斯說話者的語言做同樣的預示。可是，我要附帶談到，由於一個偶然的機緣，本書這個新版承蒙一位蘇格蘭語教授做了一次批判性的審閱，他在這方面是一位不容置疑的權威——實際上，他在出生第一年就由於急迫的個人理由而採用這種語言。

而且，有一位非蘇格蘭人的富有魅力的女士，態度一絲不苟，見解深入透闢，是一位很有名望的蘇格蘭人士的太太、在這部小說最初出版不久之後，她來訪晤作者，問我范福瑞這個人物是不是以她丈夫為藍本刻畫出來的，因為在她看來，她丈夫似乎就是那個快樂的人（他無疑地是個快樂的人）的活生生的肖像。可是，我在塑造范福瑞這個人物的時候，根本沒有想到她的丈夫。因此我相信，范福瑞縱或不能算是蘇格蘭人心目中的一個蘇格蘭人，至少算得上南方人心目中的一個蘇格蘭人了。

這部小說在一八八六年五月分上下兩冊初次出版。